2018年6月10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杨道 美编：张昕
海南日报

流年剪影

高考之桥

■ 龙户

那年7月，骄阳似火，海南的西部像着了火一般，整座县城似乎是架在火炉上烘烤着，一丝风都没有，人就像是漏勺，喝下的水很快地从各个毛孔漏出来，风扇扇起的风都带着一股热浪，让人总是幻想拥有一张小龙女的寒冰床，躺在上面，凉快凉快。

那一年，高考制度改革，首次实行“3+综合”模式，考试的时间也由原来的7月7、8、9日三天改成7、8日两天。7日上午是语文，下午是英语，8日上午是数学，下午是综合。

临近7月7日，我照样吃得香睡得着。7日上午8时许，考场大门口黑压压一片，送考的家长忙着为考生检查准考证、笔、尺子等考试必需品。

考场大门打开，考生鱼贯而入，找到各自的座位坐好。

还只是早上，但热浪已是一阵一阵袭来，不一会儿衣服已经湿透，带来的一包纸巾已经用了一半，考场外大树上的知了不停地鸣叫，让人烦躁。

窗外响起脚步声，两名监考老师拎着考卷走进考场。铃声响起，监考老师举起试卷袋示意，接着开封，分发试卷。我将试卷大致浏览了一遍，心里不禁更有底了。语文，可是我的强项，是每一次测试所有科目中最能给我挣分数的科目，也是我心里最在乎的科目。考题并没有在我的复习范围之外，作文也在自己的练习圈之内。

“语文应该可以考个好成绩！”自己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铃声再次响起，开始答题，我很顺利地进入状态，汗也忘记了擦。突然，两颗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掉落，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刚写下的几个字上，字瞬间融化模糊。赶紧拿纸巾擦，可越擦越模糊，那一块试卷很快就变得黑乎乎了。

算了，不擦了，继续答题。

怎么回事？注意力集中不回来。仿佛不认识试卷上的字了，题目通读下来也不甚理解，脑袋也渐渐变得空白，头上的汗就像淋过雨一般，往下淌个不停。但是桌子上电子表的数字不停地跳动着，根本容不得我停下调整，强行深呼吸几下后继续答题。但后续的答题变得非常匆忙，几乎没有思考就作答，总感觉时间就在身后不停地追赶着。

当自己写下作文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考试结束的铃声也准时响起。

语文考砸了！

走出考场，心情低落到了极点。语文，可是我最有信心最有把握的科目啊！

大学无望了！

经历了语文科目的失败，或许是认为自己最擅长的科目都遭遇了滑铁卢，更不用希望其它的科目能给自己挣分数了，我的心情倒是变得极为平静，安安静静地回家，吃饭，睡觉，赶赴考场，答题，交卷，会做的都认真做了，不会做但能蒙的都填满了，实在不会的又不能蒙的也只好空着了。

后面的3场考试就这样平淡地毫无波澜地结束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按通知到学校领取考卷答案，自己评卷估分。回到熟悉的教室，同学们形色各异，兴高采烈的，唉声叹气的，都有。领到答案后，同学们回到自己的座位安静地对自己的前途命运做最后的估算。

语文是考砸了！但应该还在及格线以上，不是很差。得出这样的结论，心里原本已经熄灭的火又稍微地燃起。

数学，比对完选择题，全身开始冒汗——12道选择题一道都没做对！不甘心，再比对一遍，还是一道都不对！此时，汗已经不是往外冒了，而是像无闸的水般往外涌，甚至眼前冒着金星。

“你怎么了？”同学看到我这样子，凑过来关切地问。

“我上不了大学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怎么可能？平时你的成绩都能上一本的。”

“是真的。我数学一道选择题都不对，60分啊！你说能有希望吗？”

“不会吧？”同学不相信，夺过我手中的试卷去比对。

“是真的一道都不对呢。”同学不可置信“你平时测试都是对10道以上的呀！”

同学还是不甘心，再对一遍。

我看着同学认真的模样，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

“啪！”清脆的响声，我的脑袋重重地挨了同学一巴掌。

“傻子！你考的是A卷，你对的是B卷的答案！”同学很生气地朝我吼道。

真的！当时，“傻子”两个字听起来是多么亲切呀！自己重新比对了一遍，真的是我弄错了，我还是正常发挥了水平，只做错了2道题。

开心地继续比对，更开心了！因为4道填空题当时我是真的不会做，凭着感觉把答案蒙上的，竟然全对了！20分哪！

英语，考得出乎意料的好！

综合，算是正常发挥了水平。

成绩出来了！我的分数超过一本分数线。

语文确实考砸了，而且砸得挺厉害。

数学比平时的成绩要好。

英语，高中三年唯一一次及格！

综合，比平时高出不少。

总体上说，除语文考砸了之外，其它3场我是超水平发挥了。

也许是因为第一场考砸了，平静的心情反而让自己发挥了高水平，当然，运气也是挺好的。

我，也顺利地被大学录取。

将近20年过去了，每年炎热的夏季我都亲眼目睹青春的学子们为通过人生的独木桥奋勇拼杀，耳闻各方众多关于高考制度的批判声。回想自己当年的经历，细细思考自己的人生轨迹，一个大山深处的农村孩子，能够走出大山，走出家乡那座县城，能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在科技日行千里的都市驻足扎根，完全是因为那年7月自己幸运地通过那座独木桥，在大学的殿堂里打开了人生的大门。因此，高考制度也许有着诸多的不足需要改进，但在当下，依然是最公平的竞争方式，依然是打破阶层壁垒的最好途径。

食话琼崖

熟米

■ 陈恩睿

近日，随友人老李到儋州新州老郑家拜访，意想不到地吃到了熟米稀饭。已三十多年没吃熟米稀饭了，但明显地感觉到熟米饭的清香、清甜和清凉。不知不觉中，我吃了两碗，比平时的饭量增加一倍。

少时在老家东方，熟米干饭、熟米稀饭、熟米汤我都吃过、喝过，其色浅黄，味各千秋。熟米干饭清香、耐饿，不配菜也能吃得饱饱的；熟米稀饭清甜、清凉，添加适量食盐便喝得香香的。离开老家后，已三十多年没看见熟米，也没吃到熟米饭了。

记忆里，在老家吃熟米饭应该是被动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稻谷成熟季节，收割不及时而被突来的台风卷倒或被大暴雨压倒并泡于水中，或已收割但未脱粒的谷子意外被水浸泡，这类谷子很容易发芽而造成粮食损失，于是村民采取传统加工方式进行补救，将谷子尽快蒸熟，晒干，或炒干、烘干等，当然是以晒干为佳，然后用土磨将熟谷子碾出米。这种米，村民称之为熟米。

而今，全省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设施改善，生产条件优越，还会存在稻谷成熟时被突来的台风卷倒水里或收回的谷子被浸泡的情形？我郁闷，更好奇。几次欲了解情况，但觉得不好开口，担心被误为贬低之意。纠结中，还是小心翼翼地向老郑老李请教：“现在，儋州农村怎样看待吃熟米饭？”老郑老李的回话，出乎意料，让我增长见识，更是喜出望外。

老郑六十多岁，当村干部几十年，现还在任上。他不加思索而有条理地说，熟米由来已久，哪个年代起有熟米不清楚，农民朋友是在生产和生活中认识熟米的。过去做熟米，只求保住粮食。现在做熟米是做品牌，为吃清香、清凉，为卖好价。过去粮食紧缺时，将饱满的谷子和不够饱满的谷子统统置入锅里蒸熟，之后晒干并加工出熟米。不够饱满的熟谷子碾出的熟米呈黑褐色，品质较差，但仍然可食用。现在做熟米，净选饱满的谷子蒸熟后晒干，遇上天气不好，只好烘干、或炒干等，再进行加工，保证米质，保留原生态的清凉、清甜、清香，也确保熟米价位的稳定。熟米加工环节很讲究，否则米质、米价都打折扣。先将饱满的谷子放置锅里闷蒸，注入适量净水，约为谷子三分之二，然后一边闷蒸，一边观察，发现水分少了，及时增补。火力一般由大火到中火，再由中火到小火，闷蒸到绝大多数谷子出现了小的裂口，便是最佳火候。若谷子闷蒸不均匀或没出现小裂口，说明还没蒸到火候，碾出的米便半生熟，米粒会断碎，做成的饭不是生硬就是不清甜；若蒸得过火了，谷子出现了大裂口，熟米营养就会流失过多，做成的饭不清甜、清香，且没有营养。

友人老李系儋州人，六十多岁。多年来，他吃熟米饭有个习惯，先含嘴里四五分钟，感受其清香及甜凉，然后再慢慢地咽进肚里。他称，天热起来，熟米稀饭更受青睐。老李喜欢吃熟米稀饭，有时还做熟米地瓜干稀饭，配上几小块咸鱼，吃了肠胃更舒服。有人感冒发烧，或其它原因发烧时，便在熟米稀饭里加入适量食盐后喝服，说是去热降温；有村民干脆将熟米稀饭做得稀稀的，当熟米茶水喝。

老李家的熟米稀饭勾起我儿时的回忆。有一次，我腹泻阵痛，母亲带我到卫生所，医生诊断后对母亲说，不用打针，回家用熟米煮稀饭给他吃就好，煮得比平时稀些。医生这么一说，我心里的石头一下落了地。回家后，母亲将稀饭做好，加入少许食盐搅匀，制成熟米水偏方。每次喝一碗，大约半个小时喝一次。喝过几碗后，我的肚子慢慢舒服起来，当天的腹泻就这么止住了。

熟米有历史，也有文化，价格比普通米高，且可当贵重礼品赠送。老李说，在农村参加婚宴或乔迁等活动，须得带上熟米，这是一份有象征意义的礼物。熟米呈浅黄色，寓意人生迎来金色般的前程；熟米颗粒大且丰满，寓意大吉大利，生活美满；熟米耐煮又耐饿，寓意健康、平安、长寿。

《屈原》（中国画） 傅抱石 作

浮世绘影

车语者

■ 文秋梅

周末，我和先生开着车带着父亲去喝茶，自父亲退休以来，便一直有喝老爸茶的习惯，每天天刚亮，父亲就起床刷牙，穿戴整齐，骑上他的电单车，滴溜喝茶去了，这仿佛成了他退休以后一项很重要的固定的工作，而且情有独钟，风雨无阻。

母亲一直不明白，这个茶有什么好喝的，家里孩子给他买的茶比茶店里的茶要高档得多，想喝茶，在家泡上不就得了，为啥要费那功夫？

我知道，其实父亲喝的不是茶，是悠闲，是美好生活状态的那份惬意！

“我做梦都想不到，这辈子我能坐着小车去喝老爸茶”。车上的老父亲突然冷不丁冒出一句感慨来。是的，父亲退休喝老爸茶的习惯已有18个年头，从最开始的自行车到电动车，到现在的四轮小车，父亲连喝老爸茶的交通工具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的父亲，可以说是历经人生的艰辛和社会的沧桑，所幸今天他还能沐浴到海岛夏日的骄阳和椰风海韵，但面对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那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以及那变宽、变多了的街道，这让日渐老去、记忆和认知能力日渐退化的父亲有点应付不了。

在我幼儿依稀的记忆里，父亲有个外号叫“长腿”。每当夕阳西下，天边的晚霞把大地都染红的时候，父亲疾步如飞的身影便远远地出现在镇子口那条洁白的沙子路上，越来越近……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刻，因为父亲回来，我就有好东西吃了，而父亲每次出现，肩上总挑着一担东西，一头往往是当地产的应季果子，有菠萝、荔枝、菠萝蜜、芒果、玉米等，而另一头往往是他自己手工制作的带着好看花纹的花梨材质的小板凳。在这海岛的边远小镇，在那物资匮乏，没有班车的年代，父亲的大长腿便是他的交通工具。父亲所带回的果子和板凳除了供我们自己家外，还会分给亲戚们，这让常年独自家中的母亲稍许安慰，因为我们有别的孩子吃不到的果子吃。听母亲讲，年轻时的父亲，思想进步，刚毕业没几年，便响应国家“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主动请缨，毅然决然报名去了黎族苗族聚居地的山区支教，一去便是二十几年，把家庭的重担留给母亲一个人，由于交通不便，父亲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就连母亲生我们几个孩子的时候，父亲也不在身边，直到满月了，父亲才回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手扶拖拉机，这个我童年记忆里最难忘的最豪华的交通工具出现了。记得刚上小学的一天早晨，我睡得正香，突然被母亲从床上拽起塞上一辆手扶拖拉机，而车上早已经塞满了我们的全部家当，一路颠簸，一路尘土，就这样，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搬到了现在所住的县城，说是县城，其实也就是一条硬土路，两边是高高的木麻黄树，和木麻黄树下一排低矮的茅草房，这低矮的茅草房是商店、饭店。饭店里两毛钱一碗的海南粉条，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

1989年，我读初中了，记得去乐东县城的班车是一个星期才发一班车次，我拽着母亲给的五元钱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了去乐东走亲戚的车票，那时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但当我坐上了车，那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山路，加之闷热的车里时不时闻到的带着浓浓汽油味的汽车排放出来的尾气，使我胃里翻江倒海地难受，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我是一路吐过去的，这使我觉得坐班车也不那么好玩和期待了，甚至对坐班车有了阴影，能不出远门的就尽量避免。

1993年，我高中毕业了，因为要出岛去上学，我坐上去海口的班车，两百多公里的路程，要开六个多小时，这对于晕车的我来说，简直是人间炼狱……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家用小汽车，再后来，海南环岛高铁开通，动车四小时就能让我们绕海南一周，“我还想坐动车去喝茶呢”，父亲说。

节间词话

爷爷裹的粽子

■ 殷海平

爷爷裹的粽子，味道就是不一样。我觉得他不仅仅裹的是粽子，还有令他得意骄傲的手艺，以及那用不完的力道，拿捏得相当好。从小到大，我一直最爱吃爷爷裹的粽子。

夏天的农忙时节，所有的劳动力，都被赶到田地里，抢收忙种。只有爷爷可以有半天的悠哉时光，慢慢地从屋檐下，取下几小捆苇叶。简单地煮、泡、洗好苇叶，和自家的白净糯米，随手搬张木头小板凳坐下，面前是煮过，浸泡着清香的苇叶和草绳，还有米、红豆、蚕豆瓣、绿豆，当然奢侈时会有几颗蜜枣备用。那一刻，爷爷的面前，显得很富足和幸福。

捋平的苇叶，三头三尾地对好，紧紧地叠齐，两手那么一折，在似漏斗型的苇叶里，用小汤勺加一半的糯米，再放入馅——各种豆，加满米，用叶封好口，缠绕上草绳。尽管我好奇心很重，跟着爷爷看了好几个年头，但我始终未能学会——最后这一个绑粽绳的环节。印象中，爷爷会两手紧紧抱着粽子，边拉边手嘴并用地扯紧绳子。那咬紧粽绳打好结的过程，显得那样需要力道，感觉这一瞬间，像是用了爷爷所有的力气。他说：“活着，就要卖力认真地活着，适时拿捏好最重要的环节，才能裹出好吃的粽子。”

接着，爷爷会把裹好的粽子，一一冷水下锅。土灶加大铁锅，塞上满满的干柴，烧上大半个清晨。而我还在睡梦里咽着口水，等待醒来后，闻着满室的粽香萦绕。跑进厨房，踮起脚尖，迫不及待地揭开木头锅盖，看这些露着尖尖角的粽子，闪烁出诱人的样子。

那白糯的粽子，从苇叶上落到碗里，粘满了细细的白砂糖，夹起一筷子，大口咬下去。真可谓：“每逢端午献玉身，一份真情一寸心。”我是瞬间醉在了那粽香里，是软糯、是细嚼后的劲道，是舌尖回味出的香甜。

是的，一个好吃的粽子，真的不只是辅助的配料，用的有多丰富。等我长大后，走出家乡，吃上他乡的粽子时，才明白：没有对比，就没有舌尖上的落差感。爷爷裹的粽子，是有一丝丝一缕缕的香，夹杂着所有的亲情，以及用的全部爱。

可是，最近几年回老家，重新吃爷爷精心裹的粽子，却怎么都觉得缺少了点什么。母亲后来私下告诉我，那是因为已年近九十岁的爷爷，牙齿几乎掉光了，加上去年又摔了一跤，人有点轻度中风，所以不管是手里的力道，还是脱落光的牙齿，都使不上力气。但爷爷仍然会固执地要为我们裹粽子，即使有时我因工作，过节不能回老家，但爷爷还会在冰箱里给我留上几只。

我终于明白粽子原本的味道，是用简单的食材，做出最温暖的包裹，带着爱的力道，才有回味无穷的味道。只是亲爱的爷爷老了，没能让一个粽子更完美。但还好，他教会我用好力道，认真简单地去拿捏接下来的人生。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诗路花语

野海滩

■ 王家新

这不是“金沙滩”，也不是
“银沙滩”，来这里
你甚至需要像先民那样手挥镰刀
从丛林中砍出一条路。
在这里大海放牧着它的野马群，
而漫卷的海浪从礁石上退下时
像是一群小魔鬼在笑。
多好啊，在这里我才听到大海的轰鸣，
而小螃蟹急速地钻进洞中；
在这里半截废弃的灯塔被冲上岸来，
而在涛声漫过的礁石上，
我们甚至发现了一层晶亮的盐。
但是不会有任何路标指向这里，
这是托尔斯泰的海，尼采的海，惠特曼的海
而不是村上春树的海。
而我也不能不惊异，当我们
像迎面撞见一个秘密后又往回撤——
为什么别的海湾风平浪静，
而这里？这里一定还有着一个巨大的洞，
我们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词二首

■ 陈健春

六丑·春雷夏雨

任凝云骤雨，夏不语、狂澜倾国。
纵春奈何，几惊雷霹雳，幻化凌魄。
气概何归去，彩霞静现，旷野层林碧。
繁花乱絮漂萍迹。逐水柔情，随风放逸。
江河涌流奔激。问波涛滚滚，春为谁翼？

桃溪柳陌。渐清芳漻寂。郁盛闲庭下，休叹息。

天涯逝水行客。不怜残红弃，自留朝夕。

心潮涌、擎天题壁。诗赋与、海韵椰风岁月。趣高无极。

孤清处、涨落如画。

写境老、再约春来渡，山光水色。

临江仙·居仁瀑布

三潭九曲平川落，珠龙飞壁奇观。
榕根盘石静风烟，鸟香幽画里，倒影映青川。

千古流淌多少事，波涛依旧斑斓。
观音洞外任中天，芳林深处远，几度彩云间。

白茅海

■ 李明刚

白茅海像接纳海风鱼群一样
接纳了一群活色生香的女人
是这片海丰腴了女人
或是女人鲜活了这片海？

古老的灯塔，用惊奇的眼神
打量着在石滩上寻觅的女人
她们是在寻找从指尖溜走的光阴
或是想拾回被海浪拍散的情爱

这时，被海边餐厅响起的歌声惊吓
海鸟飞得无影无踪
木麻黄，已在绵长的白沙滩上
为这春天涂上碧绿的色彩

为父亲写诗

■ 颜小烟

树叶筛下的阳光落在父亲的轮椅上
他的姿势，一如既往地颓靡——
春天来的时候，我断断续续写了好多关于父亲的诗句
它们沾染了太多父亲的习气：
清晨还是欢快的口琴，午后就变成了忧伤的二胡。
那支竖笛的孔洞，偶尔还能摸出悠扬的旋律。

已经很多年了，父亲望向我的眼睛
深不见底。他总是躲在自己的世界梳理羽毛
沉默的声音，盖过了深深的树影。

关于小鸟的那首叙事诗，我只念了两句就停住了
那新鲜的词语，仿佛一把刀
狠狠地，刺伤了父亲日渐迷茫的双眼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40分 印完：6时1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